

8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史诗巨作 重现楚汉英雄传奇

群雄逐鹿 机诡百出 用智辅谋 撼人心弦

# 楚 汉

汪海林  
闫刚◎著



# 楚 汉 传奇

高希希作品 众星云集 亿元巨制

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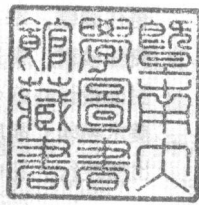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1247.53  
201379

# 楚 汉

传奇



汪海林 闫刚◎著

助理编剧：吴天 马骁 许芃芃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汉传奇 / 汪海林, 闫刚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2. 12

ISBN 978-7-5511-0640-5

I. 楚… II. ①汪…②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8658号

书 名: 楚汉传奇

著 者: 汪海林 闫 刚

策 划: 温廷华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李 爽 尹志秀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封面设计: 八牛设计室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20 1/16

字 数: 500千字

印 张: 25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640-5

定 价: 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第 1 章

公元前224年，秦王嬴政指挥了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战。六十万大军，如山洪倾泻，攻打楚国。楚军主帅项燕奋力抵抗，兵败，自尽。自尽前他说：“他日我楚人就是只剩三户，亡秦也必楚！”

项燕是项梁的父亲，项羽的爷爷，这把自刎的剑后来由项梁传给了项羽，项羽自尽时用的也是这把剑。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，现在秦始皇灭楚，继而灭齐。此后，摧枯拉朽，秦王一统天下。

这一天，在丰邑中阳里村，午后的阳光照射着沉寂的街道。老人在土坯茅草顶的房子下打盹儿，孩子在玩耍。偶尔有牛叫声、鹅叫声，所有的声音都显得有气无力。村子里土坯房屋之间的街道，不规则，但也不凌乱。

突然，街巷中出现一个奔跑的黑衣人。他穿着十分体面的丝麻衣服，而且有一双布鞋。此地的人，基本都是穿草鞋，这个黑衣人跟整个村子都显得格格不入。他身材像关中人，比此地的人粗壮；他神情慌乱，奔跑速度极快。他跑过去以后，村子里又平静下来了，静得出奇。但这仅仅维持了片刻。街巷中，黑衣人跑出的地方，突然跑出来一群人，拿着叉、耙等工具，向着黑衣人逃跑的方向喊着、追着。

跑在最前面的汉子，时不时捡块路边的土块，扔向黑衣人，这样，他就耽误了奔跑，人们都跑到了他前面，但是，他又迅速地追上来，并很快就又跑到了最前面。他的脚力显然不同寻常。他一边跑嘴里还一边骂骂咧咧的，他就是卢绾。

旁边那个粗壮的拿着尖刀的汉子，与众不同，大秦的律法禁止私人拥有刀具，民间很难看到刀，别人拿的都是耙和棍棒，就他拿的是尖刀，还一手拿了一把。但不会有人对这感到意外，他的打扮是一身皮围裙、短裤，显然是个屠夫，他就是樊哙。

眼看着黑衣人出了村子，突然，村口，他的必经之路上，出现一个人，手拿一根大棒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拿大棒子的这人，就是刘邦。

黑衣人开始被刘邦等人殴打。卢绾吼道：“说，都偷了什么？”黑衣人愤怒地申辩着：“我不是贼！”

刘邦说：“进村就鬼鬼祟祟的，问你找谁，说不出个名姓来，你这口音一听就是



外乡的，你不是贼谁是？打！”

于是众人又是一顿拳脚。

打着打着樊哙叫道：“不用打了，我把他骗了，他就老实了。”说着，他把杀狗刀亮了出来。这时候，黑衣人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见状，不得不服了软：“等等，我说！”

听了这黑衣人的话，刘邦头上冒了汗，显得有点虚。他说：“卢绾，你赶紧去县里一趟，找萧何大人过来。”

好长一段时间以后，一辆牛车在茅屋外停了下来，萧何下车，一个随从打了一把伞给他遮阳。刘邦等人已经迎候多时了。打了个招呼以后萧何独自走进了茅屋。门关上了，刘邦也站在门外。大家面面相觑地站在外面等着，过了一会儿，萧何与黑衣人一起走出来，显然他对黑衣人非常恭敬：“您先坐我的车乘去县里，我处理一下这里的事情随后就来。”

黑衣人瞪了刘邦一眼，上车了。萧何向黑衣人施礼相送。牛车走远了。萧何回头对刘邦道：“你差点闯了大祸！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？”

刘邦说：“他给我出示了一个官牒，我没见过这玩意儿，应该是咸阳朝廷里来的吧。”

萧何点了点头：“唉，最近清闲不了了。”

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于是一行人到了寡妇曹氏开在村口上的小酒店。刘邦喊了一声：“老板娘，生意来了。”

曹氏见刘邦又招人来白吃白喝，脸上早已露出不悦的表情。刘邦自顾自地接着说：“把最好的酒拿来，樊哙，你进来，杀一条狗，搬灶台那里去。”樊哙没吱声，向刘邦使眼色，让他看曹氏。刘邦一点都不受影响地接着说：“老板娘，其他的菜，拣最好的，尽管上来。”

曹氏脸往下一拉，没理他，扭身进了厨房。刘邦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招呼着说：“大人，坐，不用客气。我去再嘱咐她两句。”说着就跟着曹氏进了厨房。

到了厨房里，刘邦问：“干吗拉着个脸？”曹氏伸出手道：“你欠我的酒钱呢？”刘邦笑嘻嘻地不回答，却伸手去摸曹氏，曹氏把他的手打开了。刘邦越发现出了赖相：“这就给，这就给，连本带利带欠你的情，一并给……”他一把搂住曹氏，同时用脚从身后将门掩上。

不一会儿，刘邦端着两盘菜笑呵呵走出来，原本面带愠色的曹氏已被哄得笑嘻嘻的了，她跟着走出来说：“诸位，不要客气，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，要什么跟我说，小店口味，要是吃不惯，多担待啊。”

大家坐定了喝酒，萧何突然说：“皇帝要来了。今日你们抓的这位，就是朝廷派来打前站的。”

刘邦醉醺醺地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一家人正在吃饭。二哥、大嫂、二嫂看着他又是这么一副样子回来，很是不满。刘太公说：“季，你坐下。你看看你二哥，种庄稼种桑麻，起早贪黑，才换来全家的衣食无忧。你呢？你每日饮酒，不置产业，打算这样混到何时？”

刘邦马上说：“我不种地是因为我有伟大的事情要做。”

二哥不屑地问：“什么伟大的事情？跟寡妇偷情也是伟大的事？”

刘邦道：“大哥，我会出人头地的。我现在不种地是为了将来咱都不用种地。”

二嫂听他这么说，不禁冷笑起来。二哥说：“我们家是闾左人，酤酒卖饼，斗鸡蹴鞠，不是正道。不种地，永远没有出人头地之日……”

刘邦自顾自地说：“知道今天我干什么去了？我跟县里的县掾大人萧何一起喝酒，我们一见如故……你们懂什么？好了，酒上头了，我要睡了。”

刘邦到了里屋躺下，眼望着房梁。一只老鼠在梁上张望。他拿起鞋，向着房梁扔去，那只老鼠立刻仓皇地逃了。

就在刘邦这么在村子里不正干地“胸怀大志”的时候，咸阳城里正有另一拨人在为另外的事情而忙碌着。

人声鼎沸的街道上，老百姓正忙于农祭日的准备。转弯处，有一辆木柄货车慢慢地走过。车上藏着酒，用布幔掩着。车边乃是项氏叔侄四人。巡逻军士从货车边经过，转过拐角。

项羽愤然地说：“我等乃英烈之后，我很想知道，这样躲躲藏藏的日子何时是个头！”这么说着，他一巴掌猛地拍在了车上。

项梁说：“你看如今的咸阳城，兵士终日带甲巡逻，戌时便关门闭户。这正是虚弱的表现。秦王自认为依靠武力就能千秋万代，这是痴人说梦。等待吧，假以时日天下必四起而反。不过要记住，莽撞只会白白搭上性命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深入险地，不是来斗狠使气的，那不过是村野匹夫的行为！”

到了聚会的地点以后，他们把牛胙、市酒、豚耳之类的吃食都摆好，众贵族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吃喝了。很快就已经有人进入了烂醉之态。项梁、项伯正襟危坐，项庄站在项梁身后。项羽闭目立于门边。

项梁看着一个空着的座位问：“平原孔先生今天没来？可是病了？”一个贵族忙接话道：“先生所言不错。家兄确是身有小恙。”

项梁认真地说：“待我前去探望。”说罢就要起身。

那贵族赶紧起身道：“无碍，无碍。”

两个人对视。贵族脸色紧张，冒出汗来。

项伯打着圆场说：“既说无碍，兄且安坐。”项梁这才重新坐下。

项羽低声地说：“叔父又何必给这些鼠辈们好脸色。今日送金，明日赠玉。我看



他们迟早会背信弃义。”

项梁道：“我何尝不知。他们的自尊早就随着暴秦的铁骑灰飞烟灭了。每月的聚会，他们不过是为了私酿的酒而来。但是羽儿，你要记住。有朝一日，他们会成为揭竿反秦的盟友。要善待你的盟友，不论自己有多么强大。”

项羽傲然地说：“我恐怕不需要这样的盟友！”

这时候，人群中一个嗓音尖涩地说：“依我之见，这农祭日聚会，不如从此就取消了吧。”

项梁闻言一惊，不动声色观察众人。众贵族面色沉沉，似乎早知此事。项梁项伯对视一眼，项伯点点头。项梁说：“说话这位是淮阳彭先生。敢问可是项某有不周之处。”

人群中，适才说话之人站起道：“现在满城都是李斯的耳目，我们在这里聚集，他李斯怕是知道的呀！”

项梁不动声色地问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贵族彭说：“你虽不明言，我等心里哪一个不清楚。六国已经亡了，这是无力回天的事情。我们以农祭为名的集会，迟早会被取缔的。”

项梁微笑着说：“取缔？”

贵族彭道：“正是。现在始皇帝一统天下，百姓安居。他对我们六国旧人也是礼待有加。”

项伯讥讽地说：“好一个礼待有加。”

贵族彭说：“难道不是吗？有衣穿，有肉吃，不用沦为苦力。我们保住了性命，这是最重要的！”

项伯道：“苟且于暴秦，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”

贵族彭冷笑着说：“你楚人又何尝不是苟且偷生？”

项梁愤怒地说：“请先生注意言辞。”

众贵族听到这里突然窃笑起来，有的笑出了声。

贵族彭说：“成者王侯败者寇。那项燕在世时，确是英勇之士。但现在不比当初了，我劝诸位，还是早早散了。我们不是暴秦的对手！”

项梁质问道：“你们就想永远臣服于暴秦吗？”

另一个贵族说：“项先生。我们知道你身蒙国仇家恨，在座的哪一个不是这样。但请你擦亮眼睛看一看吧。大势已去了。我们没有兵器，莫说兵器，就连一柄能够充作武器的铁镐都没有。家里的锄头，是登记在册的。连切肉的菜刀，那也是登记在册的。秦国铁骑天下无敌，我们要和他们抗衡，总得有骑兵。这就需要马匹，可是说到马，家家户户的情况都登记在册。哪一匹马怀孕了，生了小驹，也是登记在册的。”

贵族彭接着说：“天下早闻项家大义，想必也不会为难我们这些流亡之人。为了喝点私酿酒，咱也没必要再冒险聚会了。反正我是认定搞不过大秦，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才告发你们就是了。”

项梁站起来作了揖说：“先生教训的是。”贵族彭上前相扶。突然，寒光一闪，一柄长剑透胸而过。彭已被项梁拔剑杀死。

众人皆惊，起座。有人张口结舌地说：“你……你竟然有剑。你的剑是哪儿来的？”

项梁道：“各位莫慌。此人张口闭口向着秦王，实乃愧对自己祖先。我杀他，并非因为他与我看法不一。什么叫不告发你们就是了，这是众人之事，是天下之事，不告发难道是对我们这些亡国之人的恩典吗？大家坐下，有些事情须得从长计议……”

贵族们一齐惊惧地走向门边。久立门边的项羽突然睁开双目，毛发直竖。贵族们吓得浑身发抖，无人敢向前一步。

项梁长叹一声说：“也罢。让他们去。”

项羽不屑地望着眼前这些人，纹丝不动。

项梁叫了一声：“羽儿！”项羽“哼”了一声，侧身而立。

贵族们鱼贯而出，疾走而去。

天边的太阳初升，咸阳城雄伟壮阔，仿佛被笼罩在迷雾之中。项家四人勒马于土丘之上，遥望咸阳。

项伯道：“兴亡数十载，终不过是几抔黄土。想那嬴政不过是个凡人，何必梦想着千秋万代的统治呢？”

项梁说：“秦人，自穆公起便心存大志，血流成河终于统一了天下。但他们错了，真的错了。天下的子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，需要有尊严地活着。似这般，有何意义？又如何能长久？”

项伯一声长叹。

项羽说：“有朝一日，我会回到这里。”

待项梁、项伯、项庄回头，项羽早已下了土丘，驰马疾行。





## 第 2 章

喧嚣的酒铺中，贩夫走卒在饮酒进食，大声喧哗。项梁、项伯与项羽在酒店吃饭，他们在嘈杂的环境中，安静而庄严地进食，显然具有贵族的气质。

项羽年纪最幼，项梁与项伯却让他坐在上座，待他吃完，二人才开始吃。项羽吃完，将碗筷摆放整齐，然后双手扶膝，端坐，静候。

项梁等人的举止引起旁座亭父们的注意，尤其是项梁身后背着的用布包裹的东西，看形状像是一把剑。几位亭父互相使了个眼色，一位亭父走过去：“你背后背的是什么？”

屋里顿时静了下来。项梁等三人十分镇定。项梁停下进食，头没有抬。

亭父说：“问你话呢！打开看看。”

项梁道：“最好不要看。”

亭父叫道：“今天我非要看看！”

项梁慢慢地解开布包，突然，手一扬，寒光一闪。亭父的表情十分惊讶，半晌，血猛地从脖子下喷涌出来，他颓然倒地。与此同时，人们看到项梁手中有剑，他不紧不慢地将剑放回鞘时，亭父已经倒地而亡了。

酒铺中众人十分惊慌，几个亭父纷纷拔刀。项梁等三人起身，项梁伸手入怀中，亭父们盯着他，表情极为紧张。项梁掏出钱，把钱放在炕桌上。项梁三人向酒铺外走去，亭父们拿着刀步步后退，根本不敢靠近。项梁、项伯镇定地带着项羽走出酒铺，走得不快也不慢。亭父们在极度紧张、恐惧中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。

项梁、项伯、项羽三人来到城外，项梁说：“此地不可久留，我们必须分头走。”

项伯问：“在哪里汇合？”

项梁说：“我带着羽，去吴越，三年后，我们在江东见。”

项伯点头：“好。羽——”

项羽应道：“叔父。”

项伯说：“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记得你肩负的重任。”

项羽说：“知道，推翻暴秦，恢复我楚国的光荣。项羽一刻不会忘。”  
项伯赞许地点点头，遂戴上草帽，转身而去。

项羽、项梁来到一座城中，街上没有什么行人。突然前方街道拐角处跑出一队亭父官差，直奔二人而来，叔侄俩紧张起来，项梁的手握住了背后的剑柄。项羽也摸向腰间，那里有匕首。不过亭父们过来，只是来开道的，他们推搡着众人喊道：“回避路旁，跪下！”行人随着他们的喊声而纷纷跪下。

很快，有开路的战车快速驶过，然后，死一般的寂静后，有整齐的脚步声传来。一个庞大的仪仗队出现了，五颜六色的旗帜在风中飘扬。是秦始皇的仪仗队经过此地。

叔侄俩与百姓一起跪在尘埃中，项羽没有垂下头，他看着这惊人的壮丽场景。始皇帝的御辇驶来，威仪如怪兽。项羽的眼中充满了仇恨、不满、蔑视，还有觊觎和疯狂的欲望。

项羽不禁起身，脱口说道：“彼可取而代之！”

项羽的这句话响彻了千年，一个少年万丈的雄心，一声稚嫩的呼喊，对于坚不可摧的伟大帝国，是那样的微不足道，然而，这却是向大秦帝国发起攻击的第一声号角，也是最强有力的一声。也许是宿命，这位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，注定要成为秦帝国的掘墓人……

当然，强秦的掘墓人不止一个，另一位重要人物韩国贵族张良，现在也登场了。在韩国旧地张府前，张良正披散着头发坐在地上。他面前是一张芦席裹着的尸体。

而家仆们纷纷抹着眼泪，背着行李从府门里鱼贯而出，走到张良身边，一一向他施礼，然后离去。

张良唱道：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！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，慷慨兮若在远行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……”

一个忍无可忍的邻居走过来说：“张良，你这个不孝不悌的小人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兄弟吗？”愤怒的邻居一边这么说一边向张良吐了口唾沫，唾沫吐在张良脸上，张良依然一动不动。

一位路人问这里一个摆摊卖鱼的：“足下可否告诉我，这位披发者是谁？是死者的什么人？”

卖鱼的看了看他：“连前朝相国之后张良你也不认的？那个死者是他的弟弟。”

路人又问：“他为何不将弟弟收殓呢？将死者暴露在阳光下，难道是贵地的风俗吗？”

卖鱼的说：“你不可胡说，我们韩国最讲礼教，张良恐怕是没有钱收殓死者，你看，他把家童都遣散了。谁能想到，当年风光一时的贵族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埋葬呢？”



张良当然不是穷得已经连安葬亲人的钱都没有了，张良的钱另有他用。

这一天，刺客风正在家里练习劈杀，手里的刀寒光逼人，突然，他停下，仿佛发现背后有人，桌前竟然坐着张良。

风惊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张良将一包金子放到桌上，说：“听说你是最好的刺客。我请你杀一个人。”

风看了一眼钱，说：“这么多钱，这个人肯定不好杀。”

张良说：“你听说过荆轲吗？”风惊愕地看着张良，一时都说不出话来了。

不过，很快张良就被轰了出来，门被重重地关上。金子也被扔出来，门再次被重重地关上，继而窗户也关上了。

张良站在那儿，显得很落寞。有钱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的。

这一天，萧何府里正在办丧事，卢绾在招呼来吊唁的客人。院外的院墙边，五六个乐师，有的持埙，有的持竽，有的持笙，奏着哀乐。

灵堂里，穿着孝衣的萧何赤着双脚，孝衣的前襟插在腰带里，迎接来访的客人。

刘邦进来就跪下了，恭恭敬敬给牌位磕头，然后爬起来。

萧何说：“季，你辛苦了，妣母的丧事，承你帮忙，办得很像样。”

刘邦道：“大哥的事，就是刘邦的事。这也多亏了卢绾会办事。”

本来整齐的哀乐突然蹦出几个怪音。再一听，是办喜事才吹的曲子，甚是欢快。

萧何眉头一皱，刘邦急匆匆地跑了过去。那里卢绾和樊哙正揪着一个持竽的大汉，互相推搡叫骂。刘邦叫了一声奔过来，看了看被揪出来的周勃，问：“你吹的？”

周勃一点都不含糊地回答：“是我，怎么的？”

刘邦看了看他，压住火儿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周勃道：“说好的，五个钱，吹五天。今天却只给我三个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要对我的弟兄们有交代！”

刘邦听他这么说，欲回身去屋里找萧何，但想了想又停下了脚步。他从怀里摸出两个钱，递给周勃：“差两个钱对吧？算我的，你接着好好吹。我叫刘邦，交个朋友。”

周勃谢道：“谢了，我叫周勃，以后有事随时吩咐，我住东乡。”周勃把钱收进怀里，默默地拿着竽吹哀乐去了。

帮完了忙，卢绾、樊哙一起到刘邦家来喝酒，案几上有酒无菜，三个人干喝着。

刘邦突然问：“今天这事儿咱们得说道说道。这个吹丧曲儿的，是无理取闹呢，还是事出有因啊？谁跟他谈的钱？”

卢绾说：“萧何大人。”

刘邦问：“答应给他几个？”

卢绾说：“三个。”

与此同时樊哙却答道：“五个。”

卢绾瞪了樊哙一眼。刘邦看了看他俩，不紧不慢地接着问：“那萧何大人给了你们几个？”

樊哙说：“我不知道，钱反正没给我。”

卢绾答道：“给了三个。”

刘邦说：“这么说是萧何大人言而无信啦？”

卢绾不耐烦地说：“两个钱的事儿，大哥，过去就过去了。”

刘邦说：“不，这不是两个钱的事儿。樊哙，你说谈了五个，你可在场？”

樊哙说：“我在啊。”

卢绾见这么问，就有些急：“大哥的意思是，我吃了钱？”

樊哙马上说：“卢绾兄弟，谈的五个，你最后给人家三个，你说那两个去哪儿了？”

卢绾正色道：“你放屁！这事儿你们可以去问萧何大人啊。”

刘邦说：“不，卢绾，这事，我绝不问萧何大人，我就问你。”

卢绾嘴很硬地回答道：“我没拿。”

樊哙说：“那你让我搜一搜？”

卢绾说：“我剁了你的手！你太放肆了，樊哙！没事儿杀你的狗去，少他娘的乱咬人。”

刘邦不动声色地看着两个人争执，突然手一扬，将菜刀剁在了案几上。卢绾吓了一跳，心虚起来。

刘邦说：“我们是兄弟，我理当信你。如果我怀疑错了，冤枉了你，两个钱不是吗……”刘邦从案板上拔出刀，举起来，另一只手平摊在案板上，露出食指和中指，“这两根手指，我不要了。”

卢绾被镇住了。

刘邦紧紧地盯着他问：“我错了吗？”卢绾没说话。“那对不住了，兄弟！”这么说着刘邦真的就往下剁了。

卢绾刷地一下拿出两个钱拍在桌上：“不就是两个钱嘛。”

刘邦看他一眼，放下了刀，一个大耳刮子甩上去，卢绾被打得一翘起。刘邦咬着牙说：“你吃人家钱，没事儿。瞒着我，也没事儿。你要能一个大钱不花是你的本事，全吃了也跟我没关系，只要你能把事儿给我办好了。吃了钱，事儿办砸了，你说你该不该打！”

卢绾低着头说：“该打。”

刘邦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罢了。”又对樊哙说：“你做得对。不在外人面前揭他，算是给他留了面子，也给我留了面子。卢绾，你得谢他。”





卢绾瞪着眼说：“我谢他？我……”

刘邦命令道：“谢！”

卢绾只得向樊哙拱拱手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多谢兄弟。”

樊哙大咧咧地拍拍卢绾说：“知错就好。听大哥的。”

几个人正说着，突然有人跑来报信：“季哥！不好了！出大事了！不好啦。曹大姐和人干上了，要出人命了！”

几个人闻听此言，赶紧向曹氏的酒店跑去。到了那里一看，曹氏正躺在地上，拽着一个大汉的袍子，撒着泼打着滚。

刘邦喝道：“喂，你一个大汉，跟女人动手，要脸不要？”

那大汉叫做夏侯婴，看到有人来了，要替这女人出头，依旧不急不缓地说着话：“我有公务在身，闪开！”

曹氏马上说：“把酒钱留下再滚！”

夏侯婴道：“老子就不给，你待怎的？”

听到这话，刘邦给了夏侯婴迎面一拳。夏侯婴退了一步，啐了一口嘴里的血，并不动怒：“你这人火气好大。你若好好说，我会给，你这么说话，我不给。”

刘邦说：“那你就别想走了。”两个人四目对视，一起走到屋外。夏侯婴从腰间解下腰刀，拔出。刘邦从腰带上抽出樊哙的杀猪刀。二人交换武器，检查对方的刀，然后交换回来，点头，互相抱拳，开始准备决斗。

对峙，都不动，气氛紧张。夏侯婴终于大喝一声，挥刀冲过来，刘邦迎击，二人拼杀，一个回合，迅速分开，继续对峙。刘邦出击，一个回合，又分开。二人都出汗了，继续对峙。

夏侯婴再出击，刘邦看准空当儿，将他的刀击落，然后手中的屠刀迅速抵到了夏侯婴的咽喉上。二人四目相对，夏侯婴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。刘邦却把刀收了，说：“把钱拿来，滚。”

夏侯婴交出钱来，刘邦收了钱。夏侯婴捡起地上的刀，突然跃起刺向刘邦。曹氏尖叫一声，刘邦一个转身，一刀刺进夏侯婴腹中。

刘邦问：“我问你，打完了你为何还要刺我？”

夏侯婴捂着小腹痛苦地说：“赢了却不杀我。这是对我的羞辱。”

刘邦沉吟了一下说：“冲你这话，你是条汉子，走，我送你去看医生。”

这一天，曹氏酒铺里围坐着很多人，刘邦与萧何、曹参、夏侯婴说笑着，喝酒吃菜。

萧何说：“这次多亏了曹参大人，否则私自格斗就是死罪啊！刘邦，你敬曹大人吧。”

曹参立刻说：“不要谢我，你们两个自己能咬牙，过得硬，在监房里受得住刑，不然我纵然想帮你们也帮不了。”

刘邦说：“我先敬您，再敬这位弟兄。”

萧何道：“你跟夏侯婴，确实要互相敬一下，今日喝了这酒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我正告你们俩，不许再打了，这次你们命好，是我兄弟曹参大人审案，保你们出来，颇费了些周章，要再打，谁都帮不了你们。”

刘邦敬过曹参，再斟了酒，对夏侯婴道：“兄弟，我们算是难兄难弟，不打不相识，你不错，是条汉子，哥哥我敬你，”

夏侯婴说：“你也还行，过堂没尿裤子，我敬你。”

萧何道：“夏侯婴，这回虽说没有判你，但你这个县衙的车乘是做不成了。想想后路吧。”

刘邦说：“不如就在我们村住下，我有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”

夏侯婴马上说：“谢谢哥哥，我正愁没地方去呢。”

曹氏端菜上来笑道：“诸位吃好喝好啊，就把我这儿当自己家，想要什么说。”

曹氏满面笑容，但看到夏侯婴，还是脸一沉，把他面前的菜往刘邦面前推了推。刘邦看着曹氏笑。

曹氏嗔道：“笑什么，死鬼，我还以为见不着你了……愣着干吗，来帮我拿菜。”刘邦笑呵呵地跟着曹氏到了后厨。曹氏一回身，分开了刘邦的衣襟。刘邦笑道：“别着急啊，外边还有客人呢。”

曹氏分开他的衣服，看见了受刑的伤痕，心疼地说：“你这打是为我挨的……”

刘邦说：“没事，挠痒痒一样。”

曹氏落了泪，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曹氏突然说：“我怀上了。”

刘邦一愣，问道：“谁的？”

曹氏笑着说：“还能是谁的，那位官爷的呗。”

刘邦佯怒，举手要打。曹氏半笑着看着他，刘邦停下。

曹氏捶着刘邦说：“我一个寡妇，可怎么办？”

刘邦正色道：“你就生下来吧，我来养。”

又一日，新搬到本地的吕太公家正举行家宴，庆贺乔迁之喜。酒宴已经摆好，此时已经有穿华服的官吏坐入上席。刘邦一身布衣，却大模大样往华服客人之间凑。华服客人都愿与刘邦为邻，纷纷躲在一旁。刘邦却毫不在乎，大咧咧入座，环顾左右，无人为邻。

酒宴开始。乐队吹着欢快的曲调。周勃也在其中。刘邦大口吃喝，四处敬酒，似乎自己是宾客们的老熟人一样。吕太公看在眼里，立刻招了一个仆人前来，低声吩咐道：“把那家伙给我撵出去！”

萧何突然从他身后插言道：“吕公刚来丰邑就不想待了吗？”

吕太公不解地问：“大人的意思是？”

萧何解释说：“此君刘邦，绝非一般的无赖。丰邑上上下下，没有不认识他、不



敬畏他的，连在下，也要给他几分面子。他不是无赖，是豪杰。您要想一家子在这儿过得平安，过得踏实，就得把此人招呼好了。”

吕太公再不犹豫，立即冲刘邦招了招手，带他走到上席。众宾客见如此衣着不堪之人，竟然被吕太公引到上席首座，不禁小声议论起来。刘邦脸上仍旧满不在乎。

吕太公端起酒盏，冲底下宾客道：“吕父初来沛县，今日摆宴，会会乡邻，我先敬大家一盏。”

酒过一巡，吕太公亲自给刘邦倒了一盏，自己也满斟了一盏，道：“看足下眉宇之间，自有一种非凡之气，我敬足下一盏。”

刘邦大大咧咧地说：“那就多谢吕公了。吕公，这席上还有我的朋友，容我再去与他们饮几盏。”刘邦端着酒盏，跟旁边的华服官吏碰盏。官吏一脸惊诧，显然并不认识刘邦。仓促之间只能虚应着与刘邦对饮。刘邦一边说笑，一边饮酒，他喝酒很狂放，很快就开始身形摇晃。

待酒宴散尽，宾客已走，只有刘邦却魂不守舍仍坐在桌子旁边。吕家的仆人来到刘邦面前，叫着：“先生，先生……”这时候，吕太公走过来，示意仆人离开，然后说：“先生慢走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”

刘邦道：“吕公请问？”

吕太公说：“我少时即喜爱相人，无一如足下，敢问是否已娶妇？”

刘邦说：“你是问是否有老婆是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宁缺毋滥。”

吕太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倒有一女吕雉，你已见过，小名娥姁，已到婚嫁之龄，未曾婚嫁，愿奉箕帚，请勿嫌老夫唐突。”

刘邦听了此言，愣了一下，翻身拜倒在吕太公面前：“刘邦正是求之不得。多谢吕太公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刘邦牵着一头驴，来到了吕府门口，周勃跟着他，手里拿着笙。刘邦示意，周勃开始吹笙，刘邦敲门，喊道：“快开门，刘邦来接娥姁了。”

府门打开，家丁看到此景，不禁愕然：“你便是这般来娶妻么？”

刘邦没有答家丁的话，只说：“快回去禀报，刘邦来接娥姁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吕太公、吕公夫人和一身华衣的吕雉来到门口。吕公夫人见了，脸色一变：“你怎么就这样来迎娶我家娥姁？！”

刘邦说：“婚礼大摆排场，劳神伤财，乃俗人之举，我日后待娥姁好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刘邦说着就到了吕雉的面前，恭敬地说：“有请夫人上驴！”

吕雉一点也没有生气，回身朝父母行礼道：“娥姁拜别父母。”

吕太公点了点头。吕公夫人早就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吕雉翻身上驴，刘邦在前面牵着驴，周勃在一旁吹奏。一行三人很快就消失在吕雉父母的视野之中。

迎亲娶亲的这三个人回到了家门口，周勃跟刘邦拱手告辞。刘邦道：“改日单请

你。”

刘邦推开门，带着吕雉进来，全家都很惊诧。刘太公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刘邦答：“这是我娶的妻。”

刘太公惊道：“你娶妻了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”

刘邦说：“这不就知道了吗？娥姁，来见过父亲大人。”

吕雉马上施礼，叫了一声：“父亲。”然后又对大嫂、二哥、二嫂一一施礼。

刘邦领吕雉进屋，把门关上。一对半截红蜡烛点亮这破败新房，北风吹来，木窗还扑啦扑啦地响。仅有的陈设，也已经陈旧了。

刘邦问：“跟你想的一样吗？”

吕雉说：“比我想的还强一点，榻上毕竟还有床席子。”

刘邦又问：“我是你想象的那个男人吗？”

吕雉说：“这整个人世间就压根儿不是我想象的。”

刘邦问：“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会不会觉得委屈？”

吕雉说：“人就是为了受委屈才到这世上来的。”

刘邦问：“你爱哭吗？”

吕雉答：“你不喜欢我可以不哭。”

刘邦说：“在这个家里，你可以哭，也可以说话，但不要跟我哭着说话。你可以生气，但不可以抱怨；你可以离开，但不可以不辞而别。能做到吗？”

吕雉点头道：“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你说的我都可以做到。我知道你以前的一些传闻，我也知道你不止有一个女人。我不打算管你在外面的那些事儿，但是，自己做的事自己收拾干净，最好不要让我知道。万一你要看上别的女人，我也不会阻拦你，但请你告诉我，不要让我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的人，这就是我对你的请求。”

第二天，吕雉醒来发现自己面前摆着粗布衣服。刘邦说：“从今日起，你那些衣裳不能穿了，换上这个。”

刘邦领着吕雉进了曹氏小酒铺。曹氏一见他俩，有些意外。

刘邦说：“来，娥姁，叫姐姐。”

吕雉叫了曹氏姐姐，上下打量，见曹氏肚子已经很大了。曹氏一点也不领情，说：“谁是你姐姐？我跟他这么多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吕雉说：“姐姐，我不算什么，不过就是他的女人。你照顾我男人这么些年，我确实也要谢谢你。”

曹氏说：“说得好听，我敢说这种娇小姐在丰邑待不了三个月。”

吕雉说：“我一个人是待不了三个月，但我有男人陪着，我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”

曹氏对刘邦说：“这个妖精不会让你省心的，哪儿来的让她滚回哪儿去！”

刘邦道：“这女人我娶了，省心不省心现在不知道，但只要跟我刘邦一天，我都会善待她。来，拿些酒来，我们一起喝一点儿。”





刘邦倒了三樽酒，一樽递给曹氏，一樽递给吕雉，然后说：“季虽娶娥姁，但绝不负你，你虽然不能做我的女人，但你永远是我骨血的母亲。这盏酒我们夫妇敬你。”

吕雉说：“姐姐身子不方便，我替姐姐喝了吧。”

又一日，晨曦初露，吕雉已经换上粗布衣服，一副农妇打扮。刘太公、刘邦二哥、刘邦大嫂已经摆好桌子，开始吃饭。

大嫂讥讽地说：“小四儿成日不干活，就知道吃白饭。本以为他娶妻后，会改过些，没想到还是这般模样。地里的草都长到半人高了。”大嫂越说声调越高，显然是说给屋里的刘邦听的。

二哥也说：“他现在有了妻子，总不能还像原先一样游手好闲。”

这时吕雉突然把碗一蹶，问：“咱家的地在哪儿？”

大嫂说：“出家门往东二里，哪里草最长便是。”

吕雉起身，拿起院子里面的锄头，就出门了。

田地里，吕雉的出现引起了相邻农田里的农夫们的注意。吕雉并不以为意，只是低头干活。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身边的草还没有去割就已经开始纷纷倒下了，一回头，竟然是从不下地的刘邦来干活了。

这一天，吕雉依旧在地里干活，庄稼却已经干死了。刘邦过来送饭，问：“怎么地里不浇水？”吕雉说：“不远处倒是有水，但是那是东岳亭的水源，不给我们泗水亭用的。”

刘邦若有所思，一回头，突然发现吕太公、吕夫人站在田埂上。吕夫人看到女儿刚过门几天，就变成这样，心中难过。

刘邦说：“岳丈大人，我日后一定会让娥姁过上好日子。”

吕夫人生气地问：“靠什么？就靠这一小块薄田？”

刘邦突然道：“听说泗水亭长有缺。”

吕太公问：“你想做亭长？”

刘邦说：“这是个机会，望您想想办法。”

吕太公说：“可是，我刚到沛县，人生地不熟啊。”

一直不说话的吕雉突然开腔了：“使钱啊！”

刘邦看了看吕雉，颇有些刮目相看的意思。

很多时候，钱还是有它无可替代的作用的。这不，过了不长时间，刘邦就已经得意地戴着新皮弁行走在村中了。卢绾、樊哙、周勃等人喜滋滋地跟在他身后。

卢绾吆喝道：“泗水亭新任亭长刘邦，今日正式上任了啊！”声音一落，周勃立刻奏乐。众乡亲惊愕地看着刘邦他们一帮人。